

# 周京新

艺术生活创作

YISHU SHENGHUO CHUA





# 田之舞

艺术

生活

创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术生活创作 / 纪太年主编. - 合肥: 安徽美术

出版社, 2005. 11

ISBN 7-5398-1535-3

I. 艺... II. 纪... III. 艺术-创作方法

IV. J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36289号

## 艺术 生活 创作

纪太年 主编

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编: 230063)

<http://www.ahmscbs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889 × 1194 1/16 印张: 3.25

印数: 1-3000册

2005年12月第1版

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98-1535-3 定价: 200.00元(全十册)

若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## 周京新

南京艺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、美术学院院长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政协常委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1959 年生于南京，祖籍江苏通州。1984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，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。1989 年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，获硕士学位。作品连续获得第六届、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，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，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。作品分别被中国美术馆、香港艺术馆、南京博物院等处收藏。出版有《水浒组画集》《周京新画集》《中国当代名画家手稿·周京新》《当代高等院校中国画名家教学系列·周京新课稿》《周京新的艺术世界·水墨雕塑》《周京新水浒人物八十图》《水墨状态·中国画名家十人集·周京新》《二十一世纪主流画家人物画创作丛书·周京新》等个人专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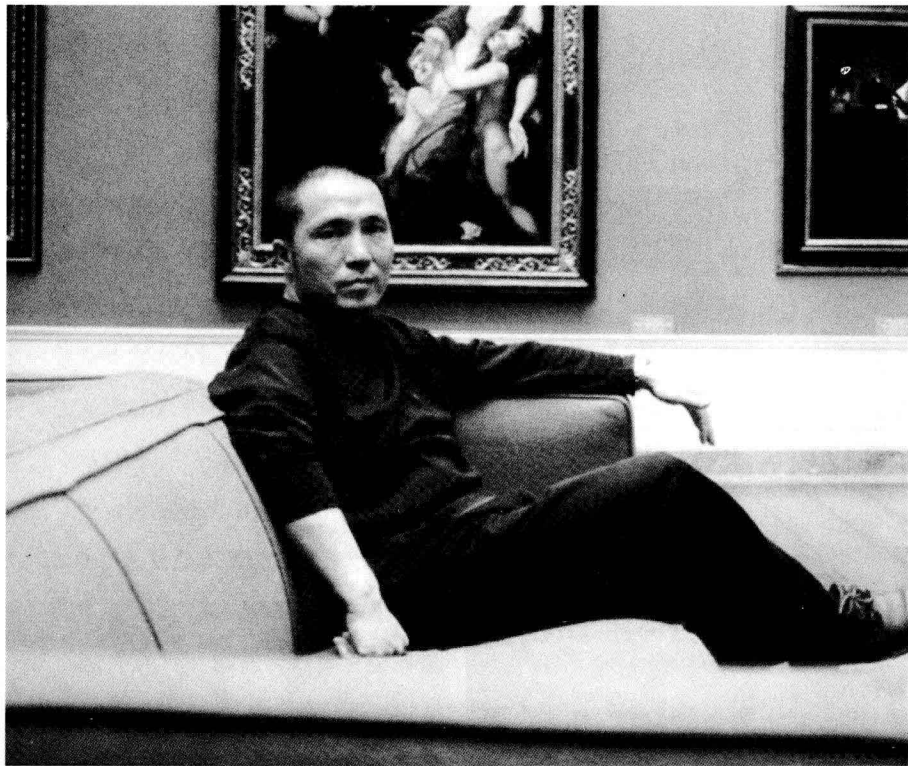
京新出道很早，1984年他的本科毕业创作《水浒组画》就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一鸣惊人，获得银奖，被许多专家同行誉为：“开创中国人物画一代新风”的作品，从此名震南北。那以后，周京新的名字就与《水浒》有了一种特定的联系和缘分，在京新丰富多彩的艺术探索中，无论他的画题怎样调整，画风怎样变化，水浒人物题材始终是他笔下得意的“品牌”，而这一自古有画传世、历来家喻户晓的老题材，也的确被京新演绎得异常独特、异常精彩、好戏连台：他的全国美展银奖作品《水浒组画》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，在海内外广泛展出、发表，好评如潮；他的《水泊梁山英雄全图长卷》笔走龙蛇、气势惊人，在87年“全国首届新人新作展”上鹤立鸡群，为收藏家们垂涎追逐；他的大型册页《忠义堂人物集》被海外收藏家争得后，即拿去有限仿真印刷，赠亲馈友，视为珍品；他的《水浒人物八十图》白描线法精绝，形神飘逸，趣味超然，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画界同行的交口称赞，被誉为“直逼（明）陈老莲水浒叶子”的鸿篇巨制……画界朋友甚至传称：有周京新画《水浒》，别的人就不必凑热闹了，那是他的绝活儿，争不过。

从《水浒组画》开始，画中的人物形态一直是京新笔下要着力表现的“重头戏”，从起初的工笔重彩到现今的水墨写意，这一重中之重始终不改。他笔下的《水浒》人物，个个从头到脚、从内到外都透着一股憨头拙脑、乖玩俏皮的神气：“豹子头”英武纠纠的眉宇间显露着一丝诙谐憨然的笑意；“黑旋风”鲁莽兮兮的神态中夹杂着些许可爱的稚气；“一丈青”不让须眉的刁蛮脾气下洋溢着玲珑乖巧的娇艳……他（她）们或横眉立目，或龇牙咧嘴，或歪肩斜背，或拧腰跷足，五官手足看上去不够周正，身形比例则更加不合人体解剖的科学标准，但就是这种奇奇怪

## 得意不忘形

### ——周京新和他的水浒人物

◎ 阿 良



2004年周京新在美国纽约

怪、歪歪斜斜的造型，经京新神来之笔的点化，就会变得神灵活现，生动可爱。起初，我也不理解京新的用意，觉得干嘛非要把好端端的人物折腾成这副模样？京新笑道：“作画就是要把自己想抓、能抓和该抓的东西抓到手、搞到位，若与小说、电视、电影或是现实生活同流合污，那还要画干什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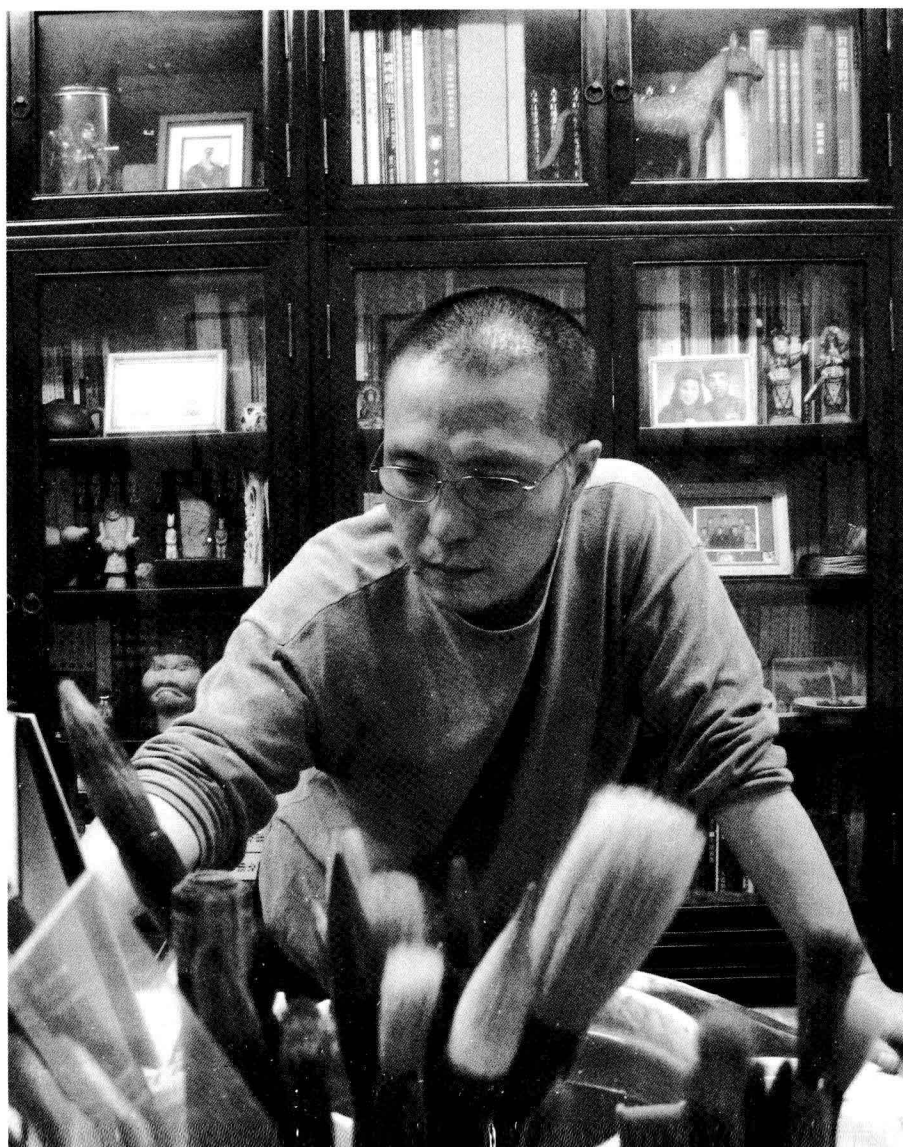
京新是个特别钟情于《水浒》的画家，《水浒》小说里大大小小的人物、景具和故事情节，被他反复“盘点”了不知多少回。他曾带着一堆疑惑，只身考察那个满是神秘传说的山东梁山，以寻求创作中感觉准确度方面的参数；他曾细心地将《水浒》里所有描写人物形

象、性格特征的段落一一抄录下来，并将收集来的各式图片资料与之对号入座，随时揣摩研究；他曾对《水浒》里各种有趣的内容逐个解析，写出“批语”，进而演化为自己画里需要的“段子”，力求文为画用。总之，对所有可以利用的“原始数据”和“现实资料”，京新从来不肯放过，一旦捉住，都尽量收在“帐下”，精挑细拣，精雕细琢，制成画料，尽情尽性地派到绢上、纸上，图就他与与众不同的人物造型和情节意趣。此刻，也是京新施展才华、大过画瘾的时候，那些《水浒》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会被他尽情尽性地添油加醋，夸张变形，一个个出落得神灵活现，情趣诙谐，味道十足——画到酣处，京新自己也常常会入情入境，眉飞色舞起来。

在京新的画里常常可以见到一方自制的闲章：“得意不忘形”，实在是他艺术风格的一个极为精彩而直白的自我注释。

与同行相比，京新有一手出了名的本事——作漫画肖像，无论是课堂、会议或是吹牛聊天的时候；无论在稿纸、文件或是用过的请柬上；无论是老师、学生或是老友新朋，京新都能明“枪”暗“箭”地逮着“目标”，眼疾手快地把别人的尊容“改造”得既滑稽可笑又入骨传神，令观者忍俊不禁，大笑一场，继而争相收藏，传为笑料。也许，正是由于身怀这样的招数，京新笔下的人物造型才总是有些非同寻常的“异样”，才显得有些“怪”，似乎不易被常人接受，然而，只要明白了京新的用意，摸着了门道，细细地品味过后，你会发现，京新笔下的人物是真正有神采、有内涵、有“画”意的活物，是一个个染足了艺术色彩，沁透了艺术情趣的戏中角色，那些男的、女的、

聚精会神





老的、少的、丑的、俊的、胖的、瘦的各色人物身上，不仅洋溢着一股特别憨拙、特别搞笑、特别入戏的神气，而且还蕴涵着一股京新特有的、纯正地道的中国画笔墨表现风格。

的确，京新绝非故意追求怪诞，而是自有他刻意追求的艺术讲究。在长期艰苦的探索中，京新坚持准确继承传统与努力发挥个性并重的方向，从浩瀚的传统海洋中最本质、最精华、最艰深的宝藏——“水墨写意”里摸索、掘取最纯正的本色和最地道的品格，继而一步步地、自然而然地转化、修炼为自己的艺术语言，形成个人风格。在事业追求上，京新是个一丝不苟，精益求精的人，对于画中的意趣、构图、造型、用笔、用水、用墨等各个方面，他都力求做到处处讲究传神，处处讲究精到，处处讲究个人风格，并使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，形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天地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京新的画幅案前无意翻看到一本旧速写本，只见上面画满了《水浒》中各式各样、各姿各态的小人儿，他们有的挺完整，已然是一幅幅精彩的速写作品；有的潦潦草草，是随意勾勾的雏型，虽然不够完整，却十分生动有趣；还有的则似曾相识，显然是从别处临摹而来，但又全都焕发着京新画里特有的那股气息。更令我惊异的是，有些地方画的全是人物的面部、手臂、腿脚、躯干甚至是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手指、脚跟等“身体零件”的各种姿态变化，一堆堆，一团团，密密麻麻地绞叠在一起，显然是日积月累，非一日之功可为，活脱脱一座京新画中人物造型的“零件制造厂”，其生产过程、步骤和精益求精的劲头儿跃然纸上——难怪京新作画无论大小，总是不屑于勾拟草图，胸有成竹，挥写自

如。在笔墨表现上，京新则从来不搞添材加料、磨磨作作似的“障眼法”效果，而是力主发扬“书画同源”传统下倡导的以“写”入“画”的纯正方法，实实在在、硬碰硬地去画，走一条虽然有惊有险，却是堂堂正正的路子，他广泛研习书法、篆刻，深刻领悟其中奥妙，在坚持自题自篆的同时，将其中的理法融入画中笔墨，造就出了自己“写”锋雳雳，气韵真到，品位超逸，独具风格的写意笔墨语言，在当今中国画坛上烁烁耀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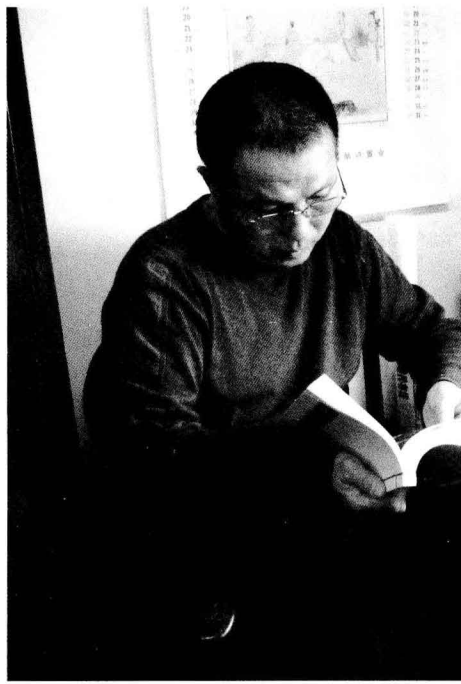
京新的水浒人物作品上还有一味十分逗趣的“作料”——“打油”式题跋。它们总是与画里形形色色的内容密切配合呼应，既是画面构图的一部分，又为其“演奏”烘托气氛的“背景音乐”，起到了推波助澜、添情加趣的好效果，也显示出京新不俗的文才和敏捷的思源。画“豹子头”林冲擒“一丈青”扈三娘一段他题道：“林冲本领强，逮着扈三娘。送给王矮虎，双双入洞房。”把王英的坐享艳福，扈三娘的红颜薄命和林冲的“白忙活”批点演绎得淋漓尽致；画“花和尚”鲁智深他题道：“英雄鲁智深，最爱救美人。打了镇关西，又闹挑花村。”给“莽和尚”鲁智深有凭有据地安上了一个“护花使者”的美名；画“黑旋风”斗“浪里白条”他题道：“李逵要在岸上打，张顺要在水里打。宋江劝说不要打，结为兄弟拜一把。”将李逵、张顺各自的神情、擅长的本领和梁山好汉的铮铮意气尽收于字里行间……

从表面上看，京新是个不易接近的家伙，话不多，挺严肃的样子。相处得久了，才会发现他是很谦和厚道的人，看





给学生作示范



阅读



感悟黄山

重情谊，乐于助人，不染市气，还是出了名的大孝子。他骨子里其实非常幽默顽皮，童心不泯，与熟悉的朋友聚在一起时他会原形毕露，大开玩笑，妙语连珠，令人捧腹。京新还有一副令人惊讶的好嗓门，京剧、民歌、流行歌曲都唱得好。不过，遇上出头露面的事，京新却又显得不够“出趟”，更没有本事去“炒作”和“推销”自己了。这种表里反差极大的个性，时常会给人一种深沉兮兮的“假象”，而把真实的京新给遮盖了起来。我曾质问他为什么要“伪装”自己，他大呼冤枉，说实在是生就的这张脸皮，多半也是被环境逼出来的，绝无作假。说的也是，与同龄人相比，京新的经历算得上坎坷，“十年动乱”正好陪着他高中毕业，工、农、兵、学各行也多少都沾上了边。对于做画家的人来说，这倒成了一笔有益的积累，潜移默化地让他的画笔丰厚了许多。

天生藏着幽默的秉性，使京新对绘画题材的选取和运用总带着他特有的

“玩意”，使京新的画中横溢着既诙谐俏皮又意趣真到的写意情怀，亦使京新与原本具有诙谐意味的《水浒》有了一种鬼使神差般的谋和。于是，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用他那种特有的、“幽默演义”式的视角和做派，真真切切地面对小说里已有的《水浒》人物，揣摩画作里曾有的《水浒》人物，发现自己意欲制造的《水浒》人物，并在一种诙谐形象意味和深沉笔墨造型相交织的绘画状态下，把一个个《水浒》人物，一幕幕《水浒》故事，一股股《水浒》情结，神完气足、“意”到“笔”到地演绎在造型外表夸张、艺术内质精妙的绘画表现里，“怪”得有浓浓的味，道，“怪”得有铮铮的个性，“怪”得有厚厚的底气。

由此我想到，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们之所以能够功成名就，流芳百世，何尝不是标新立异、独辟蹊径、自立门户的结果。京新胸怀大志，脚踏实地，年富力强已然不落俗套，成就斐然，更上一层楼之时，大事可期！



自古论及某朝某代的坏人坏事，总是会说因为皇帝身边出了奸臣，欺君误国使然。《水浒传》中的高俅、蔡京、童贯、杨戩即是在徽宗身边使坏的“四大奸臣”，他们的所作所为令朝野敢怒不敢言，好人好事们都害在他们手里，就连皇帝也没办法。这已然是演义史说的一种固定模式，好似舞台上的戏，一个“角儿”总要配上几个“跑龙套”的，才能显得热闹，才能凑得起一出有情有趣、有滋有味的戏来。只可惜，这一固定模式中的“角儿”和“跑龙套”的总是被主次颠倒，本该靠“角儿”去主演的戏，好赖竟然全由“跑龙套”的来负责了，我总觉得说不过去。

也做“八十万禁军教头”的王进，在《水浒传》中第二回就出场了，他武功高强，为人仗义，还做过九纹龙史进的师傅。水泊梁山为何不给他留把交椅？我想，

王进虽然也走投无路，却不愿到宋江那里去讨绿林饭吃，是人各有志罢。

宋江其貌不扬，文武不全，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。遇到强人追杀，不是逃跑就是求饶。领兵攻城打庄，更是百无一能，只能像三国的刘备那样文靠诸葛、武靠关张，由智多星吴用和豹子头林冲等人抬着混。唯一摊在身上的一条人命，还是慌乱之中杀了个给自己戴“绿帽子”的“二奶”——弱女子阎婆惜。吃官司刺配江州后，喝醉了酒才憋出来的那二首“反诗”，除了把自己吹得过高之外，也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这样的人却能让一百多条好汉服他，邪门！

矮脚虎王英好色，小霸王周通也好色，可是，宋江却一心只惦记着给王英找个好女人，还硬将才貌双全的扈三娘配与了他，其义不公之外，令人想起了将潘金莲逼嫁

## 水浒闲话

◎ 周京新



与武太郎的那个清河县大户，作孽！

朱全与宣赞谁的本领高，恐怕难说，然而，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，朱全坐了第十二位，宣赞只坐了第四十位。因为一个是相貌堂堂的“美髯公”？一个是形容古怪的“丑郡马”？也难说，以貌取人，古来有之。

宋江毕竟是读书人出身，尚能看重知识分子，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，教育家吴用居第三位，旅行家戴宗居第二十位，书法家萧让居第四十六位，数学家蒋敬居第五十三位，医学家安道全居第五十六位，兽医、相学家皇甫端居第五十七位，篆刻家金大坚居第六十六位，音乐家马麟居第六十七位，船舶专家孟康居第七十位，服装大师侯健居第七十一位，歌唱家乐和居第七十七位。都还在比较重要的岗位，不容易。

《水浒》与《三国》大有相同之处，单道人物的形象特征就颇有克隆之嫌，如吴用学诸葛亮“皂白道服”、“羽扇纶巾”；林冲似张飞“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”；朱全则像关羽“面如重枣”一部长髯。此外，小温侯吕方处处模仿自己最崇拜的吕布；病关索杨雄好歹顶着关羽之子的名号；大刀关胜则本是关氏苗裔，其相貌和能为更是与那位关云长大将军一模一样了。

天上飞来一行大雁，倒叫小李广花荣逮着机会，向怀疑他是神箭手的晁盖等人显派了一回百步穿杨的本领。然而，众人喝彩声外，失落同伴的雁群却何其悲哀。可叹：花荣人称小李广，身手不让养由基。只为争得群雄看，数行鸿雁一只离。

宋江的功夫原本很差，却好意思收了孔明、孔亮兄弟为徒，教他们枪棒功夫，可笑。不过，虽然孔明、孔亮兄弟的功

夫因此而稀松平常，也没立下什么功劳，座次却排在了许多比他们本领大的英雄前面，坐了第六十二、六十三把交椅。可见，宋江不仅脸皮挺厚，还晓得以权谋私呢。

三打祝家庄时，李逵杀昏了头，莫名其妙地砍了扈三娘一家，还抢尽财物烧毁庄院，这样的深仇大恨如何解得？只可惜扈三娘一入伙，便稀里糊涂地被宋江配给了没什么本事的色鬼兼丑鬼王英，靠山不硬，报仇血恨自然无望。这也许正是宋江的用意所在罢。

柴大官人乐于招贤纳士，落难的宋江、林冲等人去投他，都受厚待，唯独武松不然，在柴府里害了疟疾都没人问，大冷的雪天里缺吃少穿，只能可怜巴巴地蹲在走廊里烤火取暖。说起来，这是因为武松好酒后滋事，直惹得众人嫌弃，柴进因此慢待了他，怪他自己不好。然而，若与宋江的“仗义疏财”相比，柴大官人待客的厚薄不一的确显得逊色。那宋江“但有人来投他，若高若低，无有不纳，便留在庄上，终日追陪，并不厌倦；若要起身，尽力资助，端的是挥霍，视金如土。”难怪天下好汉都敬服他，唤他作“及时雨”，而柴进自然只能是“小旋风”罢了。

卢俊义原为“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”，本领大，名声大，家业也大，过着好端端的日子，却被吴用使用的毒计赚上山来入伙，搞得家破人亡，自己也差一点掉了脑袋。水泊梁山的“求贤若渴”真是可怕。

梁山泊中除了宋江推出“招安”政策之外，只有李逵有明确的政治主张。他三番五次嚷着“哥哥便做皇帝”，大家都做个“将军”、“大官”，“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，在那里快活”，也“强似这



画家近影



一付休闲派头

个鸟水泊里”。只是，他心粗嘴笨，不会说话，一会儿叫吴学究做丞相，一会儿又叫卢员外做丞相。因此，尽管他的主张其实大有同意者，却不能被列入议事日程，还总要被宋江、戴宗等喝骂一顿，惹个没趣。可谓人微言轻。

满街买炊饼的武大郎因为生得丑陋，在清河县里得了个“三寸丁谷树皮”的浑名，也算是当地有知名度的人士，何况，他家里还娶着个如花似玉、“为头的爱偷汉子”的潘金莲呢。花花公子西门庆枉在县里上通下达，逞强斗狠，直到恰巧被潘金莲失落的叉杆儿打歪了头巾，才相见恨晚地进入角色。书中的这点安排，好像就为了成全这段脍炙人口的故事，让武大郎、潘金莲、西门庆、王婆诸位都因此丧命，让武松因此摊上人命官司，杖脊四十，脸上刺字，迭配二千里外。仔细琢磨琢磨，有些牵强，也有些悲哀。打油诗曰：武大郎太丑，潘金莲太靓，西门庆太闲，武都头太忙。

鼓上蚤时迁在梁山上几乎位居最末，但他的名气却不小，因为他身怀“飞檐走壁，跳篱骗马”的绝技，无人可比，许多重要的任务都得由他出马。看来，人的本领无论是“正”是“邪”，只要有过人之处，不可替代，就能立身扬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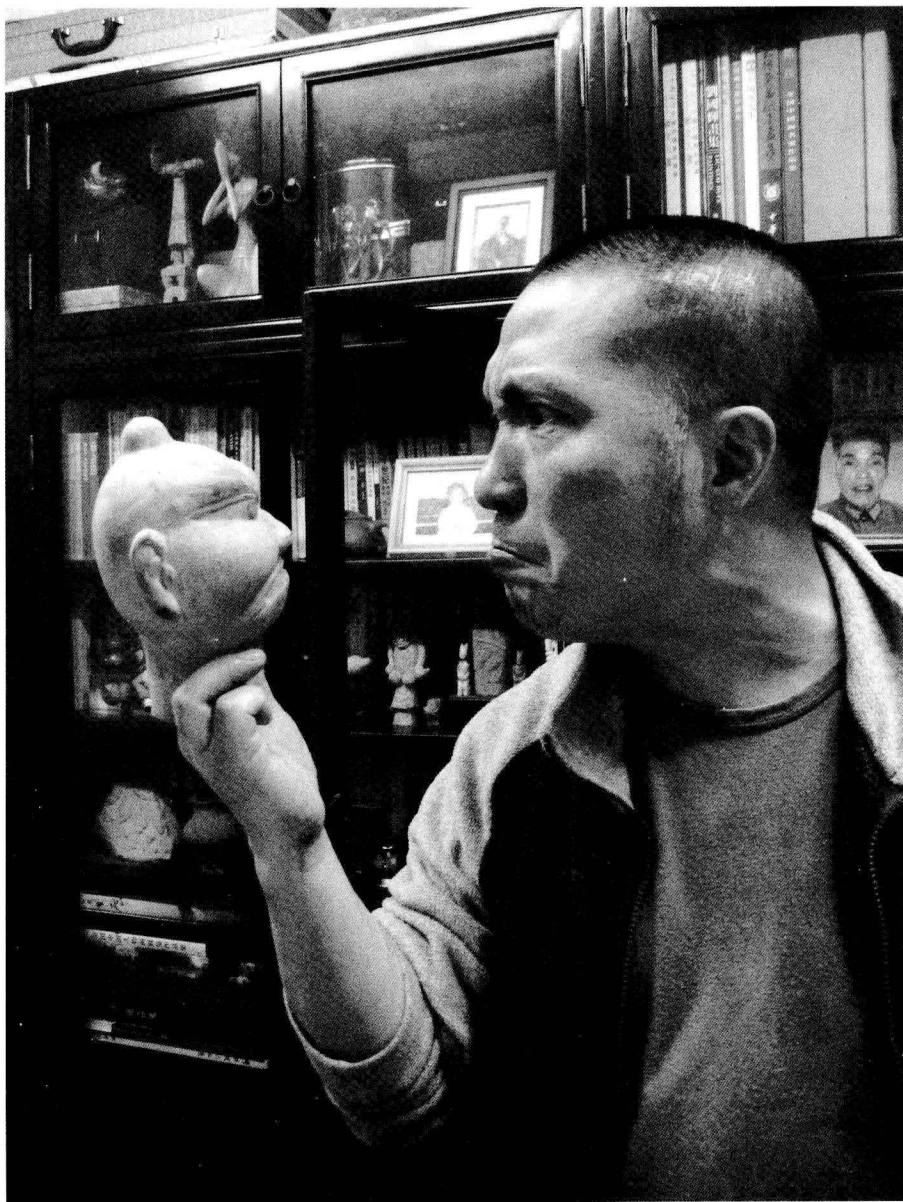
林冲、杨志都是苦命的人，他们原先都是做官吃饷，过着安稳日子，可后来时运不济，倒霉的事儿直往身上粘，直落得脸上刺字、迭配充军的地步，还是处处不顺。仔细审一审我发现，问题出在他们各有的那口宝刀上面：林冲平白无故地在街上只花一千贯就买了把“太阿”、“干将”都不如的好刀；杨志为了生计，被迫将祖上传下的宝刀插上草标儿，到街市上去卖。一个买的不正路，便宜捡得太

大；一个卖的没骨气，破落何以至此！结果，这二位就此触了霉头，一个中了毒计硬被诬为刺客，一个不甘受辱失手伤了人命。可叹！

梁山上仅有的三员女将：扈三娘、顾大嫂、孙二娘虽然生得美丑不一，却各有了不起的手段，堪称巾帼英雄。他们各自的丈夫：王英、孙新、张青虽然座次都排在老婆前头，论本领却不占上风，并且，都有在家里沦为“床头跪”之嫌。可惜，三员女将都已名花有主，没得话说。倘若她们还都是黄花大姑娘，必然会演绎出一段

段感情戏来，尤其那才貌双全的扈三娘，要是由她自由恋爱，在众英雄小伙子们里择优而嫁，必定有精彩的故事可瞧呢。

徐宁因为身怀祖传的“钩镰枪法”，才被要破“连环甲马”的梁山“贼寇”惦记上；因为家藏一副“雁翎砌就圈金宝甲”，才使赚他上山入伙的计策有了由头；因为亲表弟金钱豹子汤隆死心塌地投靠山寨，献计献策并亲自出马来骗他，才无可奈何地“抛家舍业”上梁山坐了把交椅，由朝廷命官一下子也变成了梁山“贼寇”。可叹，有本领，有宝物，有亲朋者，安知非祸？



咱俩很像





创作中



喝茶喝茶

“杀猪也似的叫将起来”，实在不雅。92年我画到这一段时，撰得一条顺口溜，不妨录下：武松迭配孟州，十字坡前买酒。二娘纵有歹意，好男不斗女流。

董平号称文武双全，不仅有万夫不挡之勇，而且“心灵机巧”，精通“三教九流”、“品竹调弦”，人称“风流双枪将”。东平府被擒，他正巧落在一丈青扈三娘和母夜叉孙二娘这二员女将手里，兑现了些许“风流”之名。归顺梁山后，他反戈一击冲进城去，将不要他做女婿的程太守一家全部杀光，硬抢了如花似玉的程小姐做押寨夫人。到此，原先“英雄盖世，谋勇过人”的赫赫名声下，儒雅将军风度之伪装彻底败裂，歹

三打祝家时，王英被扈三娘所擒；宋江被扈三娘追得四处乱逃；而林冲则救了宋江、擒住了扈三娘。一物降一物，英雄捉美人，好戏！可事后，宋江偏把美人扈三娘许给色鬼王矮虎做老婆，却不理会好汉林冲也是条光棍呢。打油诗叹曰：林冲本领强，逮着扈三娘。送与王矮虎，双双入洞房。

打虎英雄武二郎有个毛病，总爱和女人过不去。他先是把自家嫂嫂的头割了下来，后来又把蒋门神的老婆扔进了酒缸。“血溅鸳鸯楼”时，他见了女人就杀，不论丫鬟、养娘和夫人，一连杀了七八个，直杀得“血溅画楼，尸横灯影”，刀都砍缺了口。“十字坡”打店时，他竟把“赤膊着”的孙二娘“当胸着搂住”，“双腿夹住下半截，压在身下”，吓得孙二娘

毒、齜齜的本性显露无遗。依我看，就拿他与口碑不佳的三国吕布相比，也还差着一大节呢。

董超、薛霸二个解差是一对歹人，见钱眼开，惯行不义。先是要害林教头，后来又要害卢员外，终于被浪子燕青结果了性命。也怪他们没记性，要害林教头那一回被鲁智深狠狠教训过，差点儿掉了脑袋，要害卢员外时却依然故伎重演——先把犯人两脚烫烂，叫他们活受罪，削弱其反抗能力。到了“猛恶林子”里，便推说怕跑了犯人，不好交差，非要将人捆在树上才放心。然后，一同举起水火棍……也许，歹人的骨子里都怕吃再多的苦头，非但不思悔改，连技俩也不晓得换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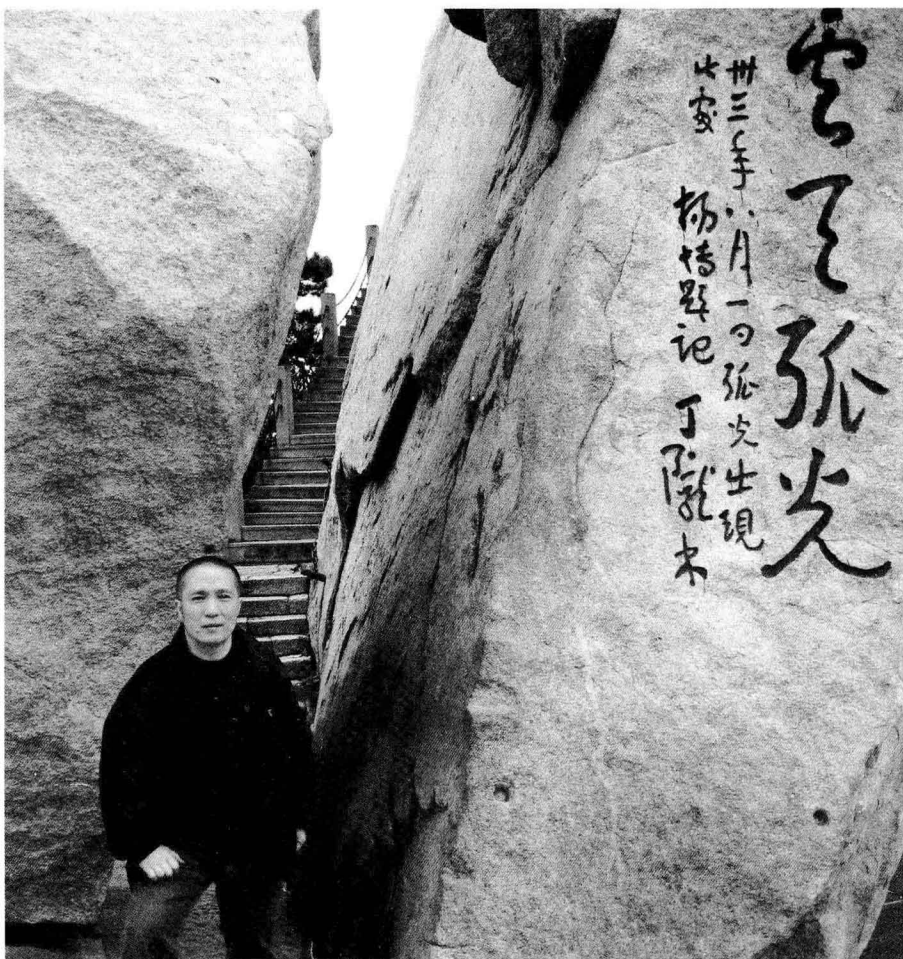
戴宗在江州“充做两院押牢节级”时，颇有些权威，虽然也有“仗

义疏财”之名，平时但凡发配来的犯人，还得孝敬他五两银子，才能免受皮肉之苦，就连宋江也差点吃他的一百讯棍呢。上了梁山之后，这位神行太保一改旧习，勤勤恳恳地施展日行八百里的飞毛腿功夫，送送书信，探探消息，甘做马前卒，不计较功过得失，最后还出家做了和尚，功德圆满。水泊梁山上真是能改造人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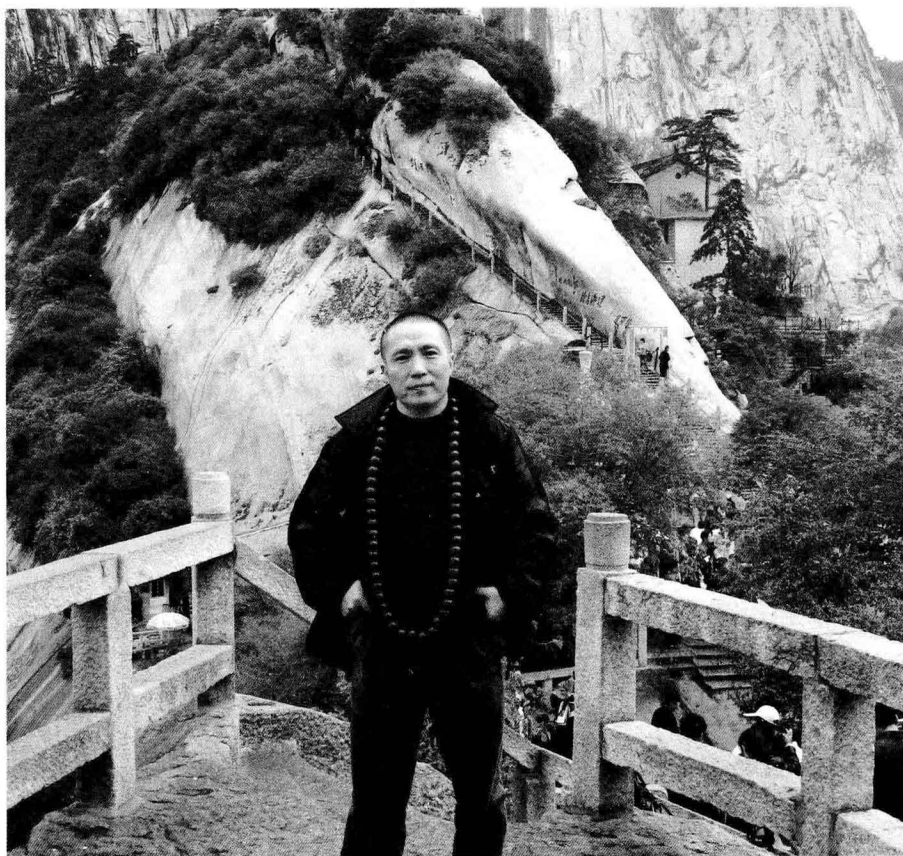
李逵虽然天不怕地不怕，梁山上除了宋江、吴用还是大有能治住他的人：神行太保戴宗不仅是他的老上级，还能施法术，让他跑就跑，让他停就停，像机器一样听话，李逵尝过被定住身子没吃没喝的滋味，怕这一招；浪里白条张顺擅长水战，曾把李逵打翻在江里，灌得好惨，险些送了性命；燕青、焦挺都是相扑高手，早把李逵摔得服服帖帖。此外，诸如卢俊义、公孙胜、林冲、杨志等人，本领都比李逵大，只是不屑与这等粗人一般见识罢了。

花和尚虽然卤莽，却颇有英雄救美人的经历。他曾三拳打死欺男霸女的镇关西，救了贫弱女子金翠莲，并为此弃官而走，出家做了和尚；在桃花村刘太公家里，他把欲强娶民女的小霸王打了个落花流水，救了刘太公的独养女儿。难怪五台山文殊院智真长老料定他“上应天星”、“正果非凡”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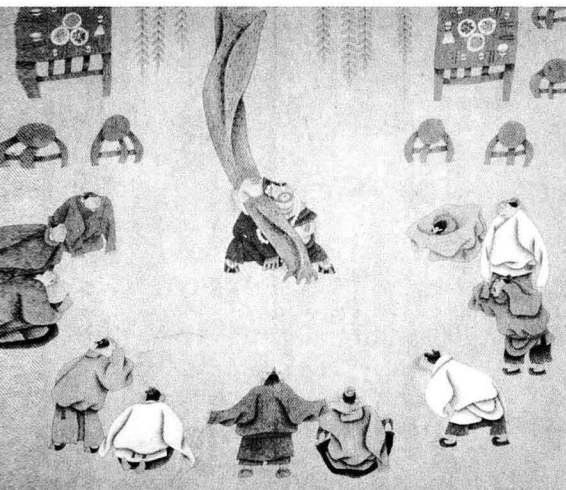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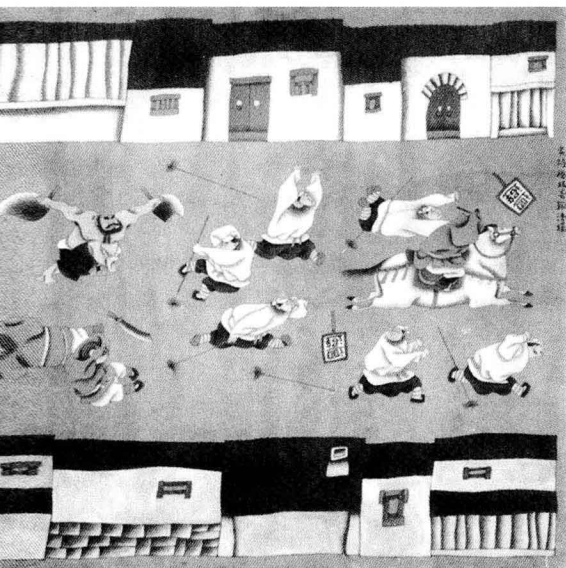
宋江急于“招安”投降，或许有难言之隐，水泊梁山上藏龙卧虎，一百多个人物各有来头、各怀心思，一个狠过一个，一个不服一个，实在不好管理。加之，许多头领之间早有过节，旧仇新怨错杂，难以平复。智



外师造化



纵情山水



取生辰纲时，青面兽杨志被吴用、刘唐、阮氏兄弟、白胜等人麻翻在黄泥岗，人财两空，罪上加罪，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差点儿寻了短见；攻打东昌府时，没羽箭张清施展“飞石打人”的手段，一连将鲁智深、呼延灼、索超、关胜、董平、徐宁、朱全、雷横等十五位头领打得头破血流，好没面子；三打祝家庄时，黑旋风李逵杀人杀红了眼，竟然把已经服首就范的扈三娘“一门老幼尽数杀了，不留一个”，还“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，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，捎搭有四五十驮，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”……这些积留下来的仇恨隐患，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爆发出来，惹来大麻烦。

梁山好汉们各自的名号，是《水浒传》里的一大噱头，有了它，一百多个人物的相貌、性格和本领就像被帖上了一个个惟妙惟肖的符号，活灵活现，普普通通的名字前面加上了它，就能平添几分神气，统

察这一百多个名号，可以发现它们的几个情节特点：一是仿生情节，将野生动物、风火雷电用在名号里头，以示威猛，如跳涧虎、入云龙、白花蛇、豹子头、黑旋风、霹雳火、轰天雷、活闪婆等等。二是名人情节，拿古代前辈功臣名将的大名往头上戴，以显不凡，如病尉迟、小温侯、小李广、病关索、赛仁贵等等。三是神鬼情节，把神呀鬼呀顶在名字前面，以逞勇武，如丧门神、险道神、操刀鬼、赤发鬼、八臂那吒、飞天大圣、催命判官、云里金刚等等。此外，一旦将这些名号搁在一块儿比较，还能发现，除了原有调韵成对的夫妻、兄弟名号之外，还有不少也可以入韵入调、成双成对呢，如一枝花、双枪将；青眼虎、天目将；小旋风、病大虫；赤发鬼、金眼彪；美髯公、丑郡马；急先锋、神算子；扑天雕、通臂猿；神行太保、圣手书生等等。



## 梁江：

周京新外表憨厚沉稳，内里却充盈着江南灵性。1984年他在本科毕业创作中不太情愿地画了一套工笔的《水浒组画》，又一不小心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拿了银奖。连同后来的《扬州八怪》，人们也印象殊深。不曾想，在他工笔和色彩不仅画得成功，而且似乎可说成了一种样式的时候，却改弦易辙去画“一种没有线条的中国画”。据他说，画家干的不外是“摆弄毛笔的活儿，抓在手上的这支笔必须好好调教，叫它干啥就能干啥”。

很难把这种谦和朴实、不事张扬的秉性与他过人的才情链接起来。但，这又正是周京新，而且还是他的优势所在。试想，没有他这种丰厚沉实的底气，他的“水墨雕塑”能搞出沉甸甸的分量吗？

现在，周京新的情怀是水墨，是写意。水墨岂止是黑白，何止氤氲浓淡？在他的眼中，分明一派五彩焕然，斑斓而耀目。水墨就是中国精神，就是正气，这是一种何等的铺张恣纵！

## 范迪安：

周京新要在新文化条件下解决绘画与现实的关系问题，虽然他有经学院训练的水墨造型能力，但在当代整个艺术观念变革的大潮中，他开始重新思考“绘画何为”这样的“元”问题，他意识到，绘画与现实不是一种简单的依存关系，而是一种对等关系，在这种对话中，绘画对于现实，既有粉饰它的责任，还有呈现它、批判它、提升它的责任，它给予世界的应该是真实的现实。

在周京新那里，水墨语言首先要从被描绘的事物现象脱身，转而形成一个新的自为的笔墨形象体系，也就是说，水墨语

言应该处于“在”（与绘画对象的关系）与“不在”（游离出来的独立性）的中间地带，他称自己追求的语言境界是一种新的“写”，这种“写”与以往的“把毛笔当作铅笔”、以造型为目的的是截然不同的，也与以往把程式化的“笔墨效果”当作标准有本质的差别，他所追求的“写”的境界是努力“清理掉笔墨与造型之间那些模棱两可的杂质”，达到“表现性与纯粹性合一的水墨语言品质”，使“写”的形象本身具有“深沉的精神和纯粹的高贵”。

他所画的人物内容与他所用的水墨语言蔚成新格，以他用水墨语言“雕塑”出来的模样出场，宛如冲进水墨画坛的“外星人”，无所顾忌地展现出它感性的张力。

## 李小山：

我与周京新是大学同班同学，深知他厉害的一面：含而不露，暗中使劲，脚踏实地，又辅之以过人的才华，每每做出令人叫绝的事情。周京新其实比起很多名声显赫的画家更有实力，他开创了一种当代的没骨画法，在具象和抽象之间找到了结合点，我到许多地方都发现不少他的跟随者。周京新的招牌自然是他的《水浒》人物系列，这批画很可能留在画史上。他的画正如他的为人，表面看来不活跃不招眼，但却潜藏内在的智慧，充满幽默的味道，就如我们在一起说笑话，总是他拔得头筹。我这样设想，如果把周京新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里，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艺术？我是指，如果他不是一个水墨画家，而是一个广义上的当代艺术家，他会成功吗？我的答案有些模糊，但我觉得，他身上的暗藏的某些东西在等待爆发。



## 我画水浒

◎ 周京新

1983年开始画《水浒》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料想到，自己后来竟然能翻着花样、毫不厌倦地在这片“快活林”里盘桓了二十多年，真是缘分。虽然我时常正儿巴经地提醒自己：“画《水浒》只是你耕耘土地里的一块自留地，不要顾此失彼呀”。但是我手里痒痒熬不住，不断地要钻到这片“快活林”里来过过瘾，因为，在这片奇妙无比的“快活林”里，我能得到的“快活”太多太多。如今，在享受许许多多精彩故事，交往形形色色鲜活人物的同时，我已然在这片“快活林”里张罗出了一块自己做主的小舞台，把《水浒》里那些既有的故事和人物们当作生活素材和角色原型，用自己的笔墨语言操演起了添油加醋、节外生枝、无中生有、妙趣横生的各类节目……令我得意的是，李逵、

武松、花和尚等诸位好汉待我不薄，对我导演的各类节目都十分地关照，但凡用得着他们，一准儿随叫随到，而且，任凭我将他们怎样妆俊扮丑、煽情逗趣，都十分配合地听从调遣，不辞辛劳，不计得失，卖力气表演。和他们交往愈久，交情就愈深，诸位好汉对我导演的节目也愈加心领神会，一旦登场，也就越发地一个比一个出彩，一个赛一个有戏了。

有了这样一个任我自说自话的舞台，我便又有了一个可以自在地爱，自在地恨，自在地喜，自在地忧的大好天地！画《水浒》的感觉真好！好得令我时常独自窃喜——天助我也！

感谢施耐庵老先生留下了那么好的一部《水浒》，给我多姿多彩的笔墨生活配给了一片如此殷实而享用不尽的“快活林”。





打虎将走南闯北  
九纹龙血气方刚